

飞
樱
著

新历史言情

怨歌行 怨歌行

明月照高楼，含君千里光；巷中情思满，断绝孤妾肠。

悲风荡帷帐，瑶翠坐自伤；妾心依天末，思与浮云长。

怨歌视秋草，幽叶岂再扬？暮兰不待岁，离华能几芳？

愿作张女引，流悲绕君堂；君堂严且秘，绝调徒飞扬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新历史言情

明月照高楼，含君千里光；巷中情思满，断绝孤妾肠。

悲风荡帷帐，瑶翠坐自伤；妾心依天末，思与浮云长。

怨歌视秋草，幽叶岂再扬？暮兰不待岁，离华能几芳？

愿作张女引，流悲绕君堂；君堂严且秘，绝调徒飞扬。

怨歌行 伤歌行

飞樱
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怨歌行·伤歌行 / 飞樱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—5396—2723—9

I. 怨... II. 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4197 号

怨歌行·伤歌行

飞 樱 著

责任编辑:吕冰心 徐海燕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720×970 1/16

印 张:17.5

字 数:260,000

版 次: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2723—9

定 价:21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

怨歌行(崩生)

楔 子 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/003

她有着煊赫的家世，出自于权倾朝野的司马家族，是相国、大将军司马昭的族侄女。即使是撇开家族的显赫背景不谈，她的才貌也足以统率六宫；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司马美人将压过卞美人，成为未来的皇后。

第一章 织素别离心/013

她却没有笑，也没有生气，她还是那样平静地望着他，可是她的眼睛里却逐渐出现了一抹那么怜悯的情绪，像是为他痛惜着大权旁落的无奈。“如果我不是司马家的女儿，她断断不可能超越我之上而成为未来的皇后！如果没有这个姓氏的阻挡啊……”她痛苦地跌跪在地上，泪落如雨。

第二章 瑶翠尘自伤/025

在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周遭的一切也仿佛凝固了。好像整个世间只留下他们两人，在那一瞬，他不再是那个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的傀儡皇帝，她也不再是出身于

那个窥视着他的帝位与皇权的家族,为了便于控制他而进入后宫的一枚棋子。

第三章 弦断凤凰琴/039

她停下了抚琴的手,抬起眼来定定地直视着他。那眼神是如此的透明且清澈,一刹那竟然震慑了他的神经、他的思想。然后她唇角绽放出一朵夺人呼吸的炫目笑容,她说话的声音是那样轻而且柔,像一潭午后宁静的湖水。

第四章 妾心君未察/051

那平时显得冷若冰霜、难以接近的司马昭仪,此刻竟然和堂兄司马攸执手相握,笑容烂漫得像一朵盛开的花。那笑容里没有冷冰冰的自持和刻意的疏离,只有真诚的愉悦和关怀,衬得她淡妆的容颜娇艳不可方物。在她身后,无论是卞皇后,还是其他位列九嫔的妃子,都顿时显得姿容黯淡失色了。

第五章 长寄心于君王/061

“虽潜处于太阴,长寄心于君王。”她轻声说着,唇边绽放一抹绝美的温柔浅笑。他有一瞬不能呼吸。那抹温柔的美丽笑容夺去了他的心神,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一天,被那个司马家最骄傲、最高贵、最聪颖、最美丽的女儿所征服了。

第六章 去去从此辞/075

但无论他怎样紧紧拥抱着她,无论她如何用尽力气地环着他的腰或颈项,无论他们如何在这离别在即的时刻,努力将对方的笑影镌刻心间……他们,毕竟还是要分离了。这一去,何时是重遇的归期?而那首诗,那首太不祥的诗,却在这忧伤的不舍的气氛里,依旧浮现在他们两人心头,仿佛预示着他们那茫然不可知悉的未来。

第七章 恩情中道绝/087

她扬起双眼来望着他，呛咳所带来的剧烈喘息使得她气息不稳，视线蒙眬。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在他人眼里，竟然是为害江山社稷的红颜祸水；也完全没想到他此番亲征，不但要面对亲手诛杀忠臣良将的悲痛，更要面对那忠臣一腔耿直地请斩她这司马家族之女的要求。

第八章 寂寂长门夕/097

司马回雪突然崩溃地将头抵在自己臂弯里，压抑着胸口想放声痛哭的冲动。她是那么的爱着他，想念着他，可虽然他近在咫尺，却好似远隔天涯！她的一生还有那么漫长的时光，难道她真的要在这无望的爱与等待里，消磨掉自己所有的美丽与青春，直到生命的终结吗？

第九章 死当长相思/109

他微微一震，仿佛那亲吻、那泪滴都灼痛了他的心脏；他气虚地咳着，不顾自己唇角不断渗出的鲜血，努力地仿佛要给她一抹最后的笑容，微牵唇角，力尽气竭地颤声道：“结发……为夫妻……恩爱……两不疑……”

第十章 良辰永乖别/123

直到现在，司马昭仪还是一个谜一般不可解的人物。卞解忧想着，发觉司马回雪冷淡地将视线又转向窗外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她因而惶恐起来了。

第十一章 思与浮云长/133

她以前额抵着他朴素的墓碑，悲痛地闭上了双眼；脑海里浮现他轻似无声的低语，那是他唯一所能留给她的誓言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——

第十二章 相见未有期/143

他想起那女子发间的那支精致发簪。除了那消散在狂风和骤雨、权斗与阴谋里的誓言之外，那发簪……也许，是她对那早逝的良人，唯一所能握住的，有形的纪念吧？



伤歌行(来世)

第一章 耿耿夜何长/155

见鬼，从第一眼看见这女子时，他就隐约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预感，仿佛似曾相识，虽然他很确定他们素未谋面，但那熟悉感是那么强烈，那油然而生的矛盾又猛地拉扯他的心脏。蓦地，他们初见时的一幕，又在这风声雨幕里，浮现在了眼前。

第二章 单眠梦里惊/163

但在这社稷将倾的乱世里，他的性命就矜贵无比起来，因为这流亡海上的小朝廷，除了那小皇帝赵昺之外，身上流着皇族血统的，就只有他。万一少帝有何不测，他……就是那唯一能接下皇位的人；万一这天意无法扭转的话，他就是那亡国之君哪！

第三章 舒愤诉穹苍/171

他不认得她，他不记得她。于他而言，她仍是一个来自敌方阵营的奸细，不值得他任何一点的信任。拼却了一生的憔悴，她仍是，只能换得他的低头、错身，甚至不能为自己博得他的一个微笑吗？

第四章 悲风送回辕/181

突然，他明白了。既然那些蒙古人都相信她是能知过去未来的神秘才女，而且她哥哥回营后定然报告说她自己不愿返回、早有叛心，是用计得以往宋营；那么元军统帅怎么可能还会留她性命养虎为患，让她在宋营内为宋军出谋划策？

第五章 非复旧来心/191

“我等了一千年，才等到与你重逢的机会啊……”她轻声说着，喉间因为太强烈的爱与哀伤而哽塞了，话语变成断断续续的不连贯音节，“我等了一千年，才等到另一个可以亲手挽救你生命的机会啊……我不能放掉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又在我眼前死去，松开我的手……”

第六章 泪为生别滋/201

她忽然崩溃了，将头低低地垂了下去，痛哭失声。眼泪沿着她面颊的弧线滑下，落到她怀中赵夕雍的面容之上。远处的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座船上，忽然响起了齐奏的音乐声，却是江南宋地的曲调，哀婉低回。

第七章 浮沉各异势/219

那些社稷江山，皇权天命……难道，会来得比一个人的性命重要？要以此定她的罪，说她狭隘也好、自私也好、冷酷无情也好！她都统统不在乎了。因为这世上仍有一人好好地活着，纵使牺牲了一切一切旁的人、其他的事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她便不惧怕任何接下来她应受的惩罚。

第八章 绝调徒飞扬/233

韩轻舞，这谜一般的女子，究竟想要让他怎样啊？她不惜让他怨恨自己，她已让他付出了如此惨痛、如此沉重的代价，然而却还是不够吗？要他活下来，而他的生命维系

的代价，是无数条其他人的性命，包括先帝、杨太后、张副使……

第九章 悼良会之永绝兮/245

“告诉我，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她吗？即使她恨我也好、怨我也好，即使从此以后不再相逢也好……”赵夕雍哽着嗓子，生平第一次收敛起他的自尊、他的骄傲，用哀恳的语气悲愤问着，“只要能让她脱离了这块坚冰，只要能让她生生世世为人，轮回转世下去……那么即使以后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也好，即使我注定这一生要孤独一人地活到生命的终结也好——”

第十章 哀一逝而异乡/259

他想跟上她，然而那守门的兵士依旧拦阻在他面前不让他通过。他只能提高了声音，对着那个纤瘦的背影朗声说道：“我记得了，而且，一辈子，两辈子，生生世世……都不会忘。即使我一时间没有记起来，这一生，我终有一日记起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……”

终 曲 生当复来归/267

他微笑起来。突然间，四周的人、纷杂的事，或是那些曾那么沉重地横亘于他们之间的家国社稷、千里江山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不再重要了。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怨歌与长恨、爱与角力之后，仿佛这世间只剩下她，是他此刻的所有，是他无论如何也要挽回的唯一。

后 记/272



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

楔子



微凉的秋风在庭前吹过，卷起一地的萧萧落叶。

在倚云殿庭院中那长长的回廊上，几名宫女正聚在一起，无聊地低声闲谈着。

这秋日的午后，照例应是后宫大多数妃嫔们午休小寐的时间。皇上也许在处理国事，也许在御书房中埋首读书，但无论如何，他是不常来这“倚云殿”的；虽然倚云殿的主人，在所有的后宫妃嫔之中，来头最大。

一年多之前，皇太后谕令广求淑女，为年轻的皇上充实后宫。虽然皇上表现得兴致索然，这次选妃的规模最后也不算很大，可中选

的佳人之中,仍有两位较一般人等更为出众,同时获封美人。虽然最初的封号并不是很高,但大家都心中清楚,这只是太后和皇上意欲考察她们的第一步;下一步,将在她们中间挑选出未来的皇后。

这两位美人，一位名叫卞解忧，虽然父亲卞隆只是普通四品官，却因她的“温柔贤淑、娴静贞雅”而博得太后与皇上的青睐。

另一位美人，闺名回雪，据说是取自本朝第一才子、陈思王曹植的名篇《洛神赋》中的佳句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”之意，足见她的美貌与气质。与卞美人相比，她无论是容貌、气质、才华……甚至家世，都更胜一筹。

是的，她有着烜赫的家世，出自于权倾朝野的司马家族，是相国、大将军司马昭的族侄女，自幼即是司马家族诸女中最出色者。即使是撇开家族的显赫背景不谈，她的才貌也足以统率六宫；倘若再加上族叔的位高权重的因素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司马美人将压过卞美人，成为未来的皇后。

不过，很出人意料的是，皇上竟然很少临幸倚云殿——司马美人的住所。卞美人似乎赢得了皇上的更多喜爱，而宫中也逐渐传出对司马美人的德行不利的耳语，说她虽多才但骄矜，虽貌美但冷淡，善于不动声色地耍弄手腕，从她身上颇能看出司马家族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风范。整个后宫由此莫不对她心生畏惧，敬而远之。

而今，十月即将立后，但宫中却无人能够确定皇上属意的人选究竟是谁。尤其在司马美人有亏德行的传言甚嚣尘上之后，皇后的人选就成了一团谜似的雾霭。此刻，那几位宫女所低声交谈的，正是这个话题。

“你说，咱们宫里的司马美人还能不能成为皇后娘娘啊？”

另一个声音显然抱着悲观的看法。“陛下一个月才出现一回,来的时候也是绷着脸、一点笑容都没有,比上朝的时候还严肃,往往在殿里待上几个时辰,也不跟美人说一句话;这一定是因为美人不能博得陛下的欢喜。现下不是人人都说,下美人比较得宠吗?”

先前提问的那个人闻言也惶恐起来了。她们这些被分配来侍候妃嫔的宫女，与主子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关系，若主子不受圣

宠,她们的地位也跟着低下。所以眼看司马美人挟雄厚背景而来,先前她们还以为自己能跟随她是造化,可眼下皇上似乎并没有丝毫宠眷的意思,怎能不叫她们也心急呢?

“唉,我听说像美人这般貌美才高的人都有高傲之气。陛下既然不肯示好,美人自己放下身段,曲意奉承一下,又有什么关系呢?美人可以靠着晋公的盛名威权获召入宫,可是皇后的人选,不是还得看陛下自己的意思吗?”

没人回答她的话。那宫女诧异地停下评论之言,回身一看——

“是,而且陛下年少气盛、倔强执拗,若我叔父在皇后的人选上强逼于他,他也是不肯轻易服从的,是吗?”

那宫女倏然变了脸色,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想要请安,却嘴唇颤抖得连话也说不出。

能以一种平静淡然的语气这么指摘皇帝的,除了司马美人之外,宫里还能有谁?就连太后都不敢这样直指皇上“年少气盛、倔强执拗”,可她说来却似轻描淡写、满不在乎。

当然,依恃着司马家族的威权,谁敢因此治她以大逆不道的罪名,拿她下狱问罪?

“说呀,你不是还有很多对我的建议吗,怎么突然一声不吭了?”司马回雪淡淡地笑着,一双晶亮的眼眸却炯炯有神地锁住那名宫女,气势俨然不怒而威,使人震慑惶恐。

“你方才不是还很喜欢议论我的行止吗?现在我要听听你的意见了,你怎么反而不说话了?”

那宫女勉强咽了一口口水,觉得喉咙都因过分的恐惧而紧缩干涩了。也许是畏惧到了极点,她反而镇静下来,抱着必将一死的念头说:“是,美人虽然无论才气容貌都属后宫第一,加上晋公的权力无人能敌,可仍不能杜绝对美人不利的种种传言,奴婢即使尽力为美人辟谣也无济于事……倘若美人再勿以此种态度行事,或者陛下会发现美人的好处,也会对美人的印象改观……”

司马回雪脸上闪过一丝惊奇之色,但她仍是淡淡地轻声重复:“我的态度?”她随即意会到了,微微一笑道,“我表现得太过冷淡高傲,

对诸事都满不在乎，让人觉得我倚仗着娘家的威风，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吗？”
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，被一个地位低下的奴婢这样指摘，她却并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要当场处罚那宫女不恭不敬之罪。

司马回雪的视线短暂地飘向远方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大家都怕我，畏我身后所代表的倾国权势，惧我家族一脉承袭的心狠手辣作风……”

她的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，可那张倾城美颜上，瞬间却闪现了一抹那么清晰的怨怼之色，虽然很快便消失了，但她的语气已因而出现了微微的波动。

“才同陈思，武类太祖……”她低喃着，那是当年魏帝曹芳被她的另一位族叔司马师废为齐王，改而迎立时为高贵乡公、年仅十四岁的曹髦为帝之后，朝中派去考察新帝的黄门侍郎钟会所下的评语。

啊，那被众口交相称赞，“才慧夙成”、“有大成之量”的少年皇帝，竟然今日会变成她那面对她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冷淡与嫌恶的丈夫！

她是如此倾慕他，仰视着他，当叔父们越来越多地在家中面露凝重之色地谈起他，后悔着自己居然扶植了一个如此厉害的对手之时，她总是悄悄地在心底勾勒出一个神采飞扬的俊美少年形象。那少年有着温柔的笑容、细腻的心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过人的才气，在那些迟钝、麻木而庸庸碌碌的曹家子弟中，显得那样出众、那样非同凡响。

当他遴选妃嫔的消息被她的叔父，刚刚被封为晋公的相国、大将军司马昭带回家来的时候，她是那么暗暗地欣喜，祈望着自己能够雀屏中选。叔父也面露慈爱之色地抚摸着她的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家的回雪，在官家千金里是最出色的。以我家的地位，叔父就不相信回雪不会中选！”

果然她接到了入宫的诏令，并且立刻受到大家的瞩目，被称为是未来皇后的当然候选人之一。当她在太后的长信宫里，首度见到

那传说中才情洋溢、文武兼备的年轻皇帝时，她的心一下就无可自抑地陷落在他唇畔那浅不可觉的微笑里了。

他神情庄重地亲口册封她为美人，赐住倚云殿，还和蔼可亲地温言安抚忐忑不安的她，告诉她倘若在宫里住得太闷，就多过来陪陪太后，和太后聊聊天。他还充满了歉意地对她说，他身为一国之君，需要日理万机，且不断学习，所以他可能很忙，忙得无暇多陪她，要她千万谅解他的难处。

他表现得是那样的体贴，他那样辛苦忙碌，还顾及着她的心情。当他从高高在上的宝座上走下来，轻轻拉起她一只手的时候，她的心里一刹那间充满了幸福和温情。她凝视着他俊美温雅的容颜，脑海里浮现了无数对今后幸福美满生活的期待。

“回雪，你可幸福吗？”侍立在殿外等候谢恩的叔父，踌躇满志地笑问道。

“嗯。叔父，我好高兴被太后和陛下选中。”她低垂着螓首，有点害羞地轻声说道。

“哈哈，回雪，你怎么可能落选呢？别说傻话了。”叔父朗声大笑，显然是已经得知了方才殿内的那一幕，志得意满的神情在他脸上浮现。

“将来……只怕你还会更幸福、更尊贵唷！”他意味深长地下了个结论。

但那一切，一切的亲密、钟情、温暖、微笑……都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影子。

当夜，她在倚云殿里翘首等待着他的驾临。可当桌上那对高烧的红烛都已逐渐燃尽，仍不见他的身影。她疑惑之下，命一名宫女去探个究竟，才知道她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后宫里的笑谈。虽然皇帝迫于司马家族的威势，不得不选择了她，且封为美人，可是在这名义上的新婚之夜，他却一开始就去了卞美人的寝宫，而且摆出留宿那里、拒不前往倚云殿的态势。

她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简直是目瞪口呆、五雷轰顶，犹如有人当头狠狠地给了她一棒。她不敢相信那位下午还是温柔地浅笑

着、将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的夫君，到了晚上就狠狠将她一脚踢开，表现得那么决然、那么无情、那么冷淡，仿佛下午的那些幸福与温情，只不过是碍于司马相国的威权，为她建构出来的美好幻影，夜风一吹，就如泡沫般消散了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么对待她？即使他从不知道她对他的仰慕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脸上看到能够待在他身边的喜悦之情吧？而且，为什么他不喜欢她？她不是比那个胆怯的、畏缩的、沉默无声的小家碧玉卞解忧出色得多吗？难道她的一举手、一投足间，没有体现出她的高贵气质、她的清丽优雅、她的饱读诗书、她的大家风范吗？

她惶急地、焦虑地扑在桌上的铜镜前，从镜子里审视着自己的面容。那一袭大红色的新娘宫装，衬得她肌肤如雪、眉目如画。她在自己的脸上看不到那传说中司马家族人的倨傲不恭、眼高于顶，也看不到那传说中的心机深沉、冷漠善妒；她只看到自己眼中闪着的泪光，自己面容上几乎无法掩饰的委屈与痛苦，她是那么的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只因为“司马”这个姓氏，就被那个自己私心爱慕的人所遗弃，落得如此下场——

直到东方既白，她仍然直挺挺地坐在梳妆台上的铜镜前，流淌两腮的眼泪早已洗尽了脸上明艳照人的胭脂装扮，原本脉脉含情、充满期待的眼神也已蒙上了一层暗灰的雾霭。

突然门外起了一阵骚动，在她眯睁之间，他已大步跨进房门，令她措手不及。她震惊万分地回头望着门口的他，一夜间已干涸的心灵却仿佛停止了跳动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，甚至，忘了起身迎驾。

见她仍是端坐未动，他的表情间清晰地浮现了一抹厌恶。也许是她的态度更证实了他的猜想，司马家的人果然都是如此傲慢不可一世，丝毫不把他这个当皇帝的放在眼里。他们支配了他的人生、他的一切，罔顾他的意愿、他的志向，事事都为他做决定，掌握着国家的大权，让他活得像个万人耻笑的傀儡。而今，他们还要干预他的婚姻，送进一个司马家的女子来当皇后！

他知道这不可拒绝，虽然当初晋公司马昭向他和太后提起时，